

歐陽文藝叢書

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詩經

啓明星文集叢書

四心集

作者：

雪舒
子殷
荒沙
蔡王侯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作者錄

題記

我們共選了歷年來自己寫過的，比較最喜歡的幾首詩來出這個集子。

好像投一塊鵝卵石進汪洋萬頃的大海裏去一樣，我們也舉起了我們的石子，向文藝之海投出了第一顆。

一顆小石當然在大海裏不能激動出什麼浪花來，但是浪花的開始，却不能不由一塊塊的小石相繼的激動而成。

所以我們的出這個集子，雖沒有抱着什麼嚴肅的目的，倒也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四心集」這個題名，是偶然想出的，用以表示四個人的一種合唱罷了。事實上四人的作風互異，并無「為安」，「竟陵」等想造成文藝上的「四派別」，標新立異的意
思。



(南)

大體說來，雪舒的詩，技巧圓熟而美，子殷則有一種很細緻的情感，活躍在紙上；荒沙歌著光明的憧憬，是青年人都有的夢境。我呢，本不善寫詩，祇能老老實實地，粗粗地寫出了當時感情湧現的大概。

這當然是我個人的主觀而已；精明的讀者，自是這集子最公正的鑑定人，我們很希望看到不客氣的指示，使我們不會自己墮迷了路。

卅四年秋壬侯記于蓮嶺

目 錄

一、牧 笛……………雪 舒

(一) 泥土的懷念

(二) 三月的湖畔

(三) 星

(四) 綠原篇

(五) 牧 笛

(六) 留 贈

(七) 山村之夜

(八) 塔

(九) 雨天的詩

(10) 晴 天

(11) 簫

(12) 小沙灘

二、自己的歌唱……………子殷

(一) 寒窗寄語

(二) 無 題

(三) 等 待

(四) 贈

(五) 自己的歌唱

(六) 燈……………鍾翰

(七) 火 花

(八) 松、竹、梅

(九) 雲

三、布 穀……………荒沙

- (一) 布 穀
- (二) 眸子
- (三) 溪水
- (四) 悲 歌
- (五) 田野
- (六) 珍 惜
- (七) 夜 雨
- (八) 給伙伴們
- (九) 燈
- (五) 胡 琴
- (二) 廬中哀曲

四、無言的故事……………蔡壬侯

(一) 橋

(二) 原野放歌

(三) 泉

(四) 鐵匠

(五) 螞蟻

(六) 野山夢境

(七) 給熟睡街頭的流浪兒

(八) 河上短曲

(九) 無言的故事(長詩)

牧

笛

雪舒

泥土的懷念

羣山是我的天地，

幽谷乃我之故居；

在叢密的竹林裏，

爲我安排一座樂園；

翠鳥便是樂師

奏出一支支清曲；

這兒有丁香花，蒲公英……

有簇蔭的野菊，

我愛和衣躺在草坪上，

諦聽溪水靜靜地流。

農夫，牧童，村婦……

他們是大地健實的子女，

從不知的年代起，

便苦守着這塊田地；

經過無數次浩劫，

一代一代地傳下；

他們用血汗換來希望，

春天看秧苗秀綠，

聽布穀鳥急啼，

俟秋風吹黃了穀穗，

肩斗箕輕鬆，

從村舍走出田莊，

鐘聲在秋風裏搖落。

我愛他們熱樸的心性，

組野里流露熱情，

一聲古猿的呼喊，

有悠遠的自然旋律，

撥動着人們的心弦，

充溢到山的盡頭，

徘徊在田野的兩旁，

穿過了叢林，

溶流入溪谷，

播送到遙遠……

羣山是我的天地，

幽谷乃我之故居；

秋日看藍天下的白雲，

白雲護着山峯，
山峯遮斷了紅日，
斜陽普照里，
有雁羣歸隊南歸；
頭枕着山石，
枯草是我的褥子；
水從腳面上溜過，
有恬靜的頻響，
泥土發出了稻香，
泥土帶給我遙遠的懷念。

三十年十一月銳

三月的湖畔

走在三月的湖畔，

垂柳以綠手向我招迎；

春風吹笑了柳花，

三月的野田新綠如醉下，

看嬌綺的麥浪如畫，

聽湖水悠悠婉逝……

三月的湖畔是美麗路，

碧流湧吐着春陽，

水草娉婷如淑女，

沿着夾岸的花徑，

有陣陣的野香馥郁，

與呢喃的新燕歸來。

三月的湖畔是誘惑的啊！
踏着菜花的畦埂走來，
野遊人的心是跳蕩的；
從山坡綿長到深谷，
濃蔭下有一片狂瀾的笑聲，
三月的湖水靜靜的流……

走在三月的湖畔，
我向遼遠的天邊歌唱，
祝福呵！這歡騰的季節，
願三月的湖畔，
驚浴醒一個戰亂的春天。

三十一年三月號

星

愛看西山日落後的紅雲，

我於今更愛看流星；

一道雪亮的瞬，

智慧的殞落……

星子是無倦的灼眼，

原始人燧取星火花，

那是愛的引線，

如今已成燎原了。

每粒星都嵌上一個記憶，

孩子們仰首望北斗星，
聽流星從大人嘴邊，
連續一串串故事。

三十一年五月筑

綠原篇

我們都是來自綠原上的
年輕的伙伴；
連我們的心，
也都是綠色的。

祖國誕生在綠原上，
我們的祖先誕生在綠原上，
綠色的土壤，
孕育着生命，孕育着笑……

自從我們開墾了

那綠色的土地，

我們是懷着火紅的，

五十年代的仇恨。

我們熱愛着綠原，

我們用武力打擊那

在綠原上燎起的狼烟。

給血腥與恥辱

污損的綠原呵！

我們現在正迎手術你，

綠原是我們的。

三十二年六月筑

牧笛

喇叭花開滿山谷的時候，
我便吹響了這支牧笛。

這牧笛是用肉色的鉛製成的，
從無盡的山水跋涉，

我是僅僅地
攜來了這支牧笛。

我應珍惜這支牧笛，
要在它吹響之前，
以豐厚詩人的熱愛，

運送了我的血淚。

我在賦吹這支牧笛，

我是懷着鄉女

常臨着說婆時的心悸動，

我懷着像子孫的虔誠的感激。

而你——親切的歌喉呀！

你也需要熱情的潤溼，

且聽這牧笛吹響如戰士的軍號。

於是我鼓足氣力，

吹出了自己的聲音，

大衆的聲響，
陣狀的聲言。

喇叭花開滿山谷的時候，
我便熱情地
吹響了這支牧笛。

三十一年六月筑

留 贈

聽厭了窗下的雨聲，

燈殘時，我沉沉欲睡了。

重燃了燈

想以一支筆，

寫下這時的情緒，

窗外雨聲漸息。

一個個字在眼底跳動，

不成章的詩句，

印在信紙上。

已嘩然成雲了。

今夜，祝福所有熟睡的人，
都狂歡在夢里。

三十一年十月貴陽

山村之夜

休息一下吧！

你勞碌的行人，

看天色入暮，

你該有一個適宜的睡眠。

這裏不是荒山古道，

雖然行人稀少，

夜來狼狗無情，

但可別怕，

有炊煙處即有人家。

村風是善良的

山水是幽靜而樸實的，

不要驚怖那一聲梟鳴吧？

閉緊了雙眼，

鷄唱又開始了一天。

你也許是來自遼遠的，

多年作客異鄉的旅人，

請康吧！

我們暢敘千里逢迎。

三十二年一月永興

塔

立在人的智慧的頂點，

你向舉世播送七弦琴聲；

古希臘的光榮泯滅了，

彈指間又復活起羅馬的聖歌。

你猶能憶起東方遠古的人類，

那文化的搖籃，詩人的故鄉；

廣袤草原上牧者的歡笑，

向碧藍的天空隱隱飛去。

幽冷荒涼紀夢里的年華，

三十二年一日永夜

亦已凋殘零落

你已憑添幾許醉寒了，

朦朧間 姐在重濁的霧里。

三十二年一月永興

天雨的詩

以連串的嗟嘆，

你咒悵着雨天……

這纏不斷的雨絲，

是一條條韌性的皮線；

結成無數雙網，

束住人們的心旌。

遠方灰雲蠕動下，

羣山是出喪的行列；

寒風吹醒了蕭條，

雨絲乃寂寞的眼淚……

雨天，行人在天涯

該飽嚐更多苦痛了；

默念着記憶里的好晴天，

吞食着迎面的風寒。

而我是喜愛雨天的，

我寫着雨天的詩。

三十二年七月永興

晴 天

你往慣在發霉的日子裏的
灰色的人羣；

今天，你們也該出來，

趁這大好的陽光，

洗清身上的污濁吧！

這是多麼難得的天氣，

你知道？山里的雨天，

是多過平原的；

而且，那灰色的雲朵，

老擁塞在這狹窄的天空，

怎麼也吹不走啊！

你看：自然界，

都一起滑躍過來，

用比城市更衆多的景色，

陳列在山永之間；

牠們在渴望着，

遠近的訪客；

而牠們都是來自永恆的

幽美的國度。

你們該懂得！

生命里缺不了陽光；

而你們已經被陰雨
剝蝕得僅留一張
枯灰的臉子了。

你們來晒一晒陽光，
幾十年代的污塵。
祖先遺留下來的
沉重的污塵；
都將在今天一股毀去。

三十二年十月編著

簫

坐在這小室里，
向窗外遠景，
讓簫緩緩地，
送去我的讚頌。

在萬千音符中，
簫是鳴秋的金鈴子，
給人關在小盒里，
作情侶的私曲。

簫給人心弦以

強烈的激勵，
在不同的嘴邊，
吹出不同的哀怨。

三十三年二月遵義

小砂灘

匯積了多少人的眼淚，
小砂灘是寂寞的。

遠離了千萬里，
祖籍的故塋，
讓風雨把你們吹走了，
葬身於荒寥的異鄉。

河岸人悄悄地
走近你的身畔，
他們靜靜地凝視，
遐思；

是在訴說些甚麼呢？

夕陽下，

小砂灘有一道道金光；

孩子們都來了

你們於是有慶生的狂笑。

三十三年十二月遺稿

自己的歌唱

子殷

寒窗寄語

「請爲我編一個星星的故事。」你說，
而你那圓潤的語珠，
却爲我滾出了藍色的詩篇。
輕輕地來，去文悄悄的，
是你那印在我心上的足跡，
撥開了覆在桐葉下，
跳躍着的記憶。

告訴我：重慶的霧，
是怎樣地纏綿着情人的眼波；
而長江，嘉陵江

又怎樣地在

朝天門外從分散而匯合。

你會掛上希望的白帆，

度過一季秋風的蕭條！

當冬陽再度裝飾

你火紅的幻想時，

你會幾度跌落在

溫馨的夢寐的網里？

甯靜的歲月，

陪伴這孤寂的山城，

於是，我熱戀着沉默。

一縷青烟的繚繞，

是一次靈感的高潮。

今晚我數着星星，

竟連成一串串的故事了，

而你，沉醉於

溫馨夢里的你呵，

竟又不聽！

無題

星星猶訴說你白日的悵惘，
黃沙却將你捲向北方。
像老年人在尋覓青春，
如今我夜夜守住湘江。

等待

緊張着視覺和聽覺，

抓住一點希冀在床上反側。

一分鐘構思一個荒唐的故事，

一個下午默念多少次寂寞！

雨後的天更靜更靜，

這一顆心，又空洞又沉重。

贈

閒下來，

愛聽流水逝去的聲音；

那隱隱的號角聲，

消落在細雨里。

搖晃不定的燭火，

跳躍着的心呵，

一年的歡笑，

多少夜的失眠！

「請別忘記我，

像珍惜你的童年一樣。」

而今已散佚

舊日繚繞的情緒了。

等一個晴朗的好日子，

唱幾遍「聯歌」。

自己的歌唱

這一個心跳的日子終於來臨，

三月的春風，

你拂動了我的心。

而今你悄悄的遠行，

鍾情，鍾情，

你留給我一片陰影。

趁早割斷一縷情絲，

於你於我未始不幸。

往事是夢，是雲；

待到夢碎雲盡，

我又撥開了，
另一條小徑。



燈

你的眸子在我心中發亮，
像一盞燈，點在黑暗。

是第一次，

我爲你高聲起熱情的火光，
穿過了大街小巷。

你的眸子在我心中發亮呵！

我詛咒：今晚的街道，

爲什麼不再延長？

是第一次，

你的眸子在我心中發亮，
爲我留下一盞燈，
而你，却默默地，
永遠消失在黑暗。

火花

別再說：

——青春不是我們的，

嚴冬過去了，

春天又來臨，

會相信

蒙蔽着灰塵的鏡子，

就永遠的，

失去了光明？

飄搖在

風浪中的小船，

你說它：

——偉大！

如今，

給黑暗牽住了

你的情感，

又爲何

不想掙扎？

堅信嗎，

你感情的動搖者，

太陽只有一個，

而愛情，

是一朵，

不會凋零的火花。

松、竹、梅

打熬慣風霜和雨露，

老松樹挺立在冰凍的季節中。

雪花裝飾你耿介的氣慨，

抖一抖身子，

嗟嘆着世道不古。

(竹)

節節高，年年高，

出類拔萃的一條，

你彷彿欲遺世而獨立，

摩挲着劍葉，

對着青影儘嘲笑。

(三)

不屑與百花爭艷，

你有冷清和孤傲的性格。

慳吝着醉眼看人世，

撒一身粉紅的希望，

點綴了詩人的夢。

雲

祈求一個心頭明朗的日子，
我踽踽於田邊看野景，
鳥聲千囀，喚不來
舊日暗淡的記憶，
且看白雲在空中翱翔。

布

穀

荒

沙

布穀

布穀聲聲召喚，

我心急於那聲息的將近於瘖啞。

何必長久遲疑呢？

那世外的溫暖，已够難想了。

我不相信你也是偏袒的，

聽憑大地凍結，

任風寒馳騁。

終于聞到春底足音。

是風底行腳所至處，

都有丁聲，

47

着丁色。

但我得叮囑那些，

——那些在生命上的受惠者：

莫忘記啊！

那聲聲召喚的布穀！

一九四五、春

眸子

人不能缺少一對眸子，

正如史學家不能缺少一管筆。

有一天，人類的眸子要是全部失明，

那世界將會永遠失却了寧靜。

莫黨圖欺詐別人的眸子，

否則要得到最忠實者的欺詐。

生命需要開花的人，

他的眸子是晝夜沒有閉的。

誰的眸子放得大，窺得深，
誰就能步入真正的伊甸園。

一九四五、夏

溪水

深夜，我聆聽着。

該不是慈母在召喚？

我是去了，

向殘月升起的那方。

沒有什麼啊，

只長躺着一條銀色的小溪。

溪水永流不息，

我底思念何日才歸終止？

折下一朵紅色的花，
隨溪水流向東去。

莫給暗礁荊棘阻住了，
我是向崎嶇一生的慈母獻禮的。

一九四五、夏

悲歌

羞紅了臉，爲我稚弱時生命。

誰料生存在夢海裏，

也轉瞬到片刻安寧。

臭虫底兇殘，還是值得憐憫的，

連一星之火，都不敢正視。

那四處迸發的，也是血液啊！

流在他們生命的土壤上，

穠孕裏不出鮮豔的花朶來。

田野

秋天，

生命寄託在田野。

多少人聽着打穀的聲響，

多少人測着今年的收藏。

珍惜農人質樸的心，

和農婦的辛。

他們從生到死，一直把生命賣給土地，

把希望交給主人。

秋天的田野，盛開着蘆葦花，

年青的農婦，在髮髻上綴上一朵，

翩翩去到多日不見的城市，

城市的人，用驚訝的眼，盯着她過去。

一九四五，秋

珍 惜

珍惜生命之彩色，像

珍惜自己的童年一樣。

勿庸俗地生長，也

勿矜驕地死亡。

情能生火，

火能燬光！

莫待泉涸，花殘，

世界啞然無聲。

一九四五、夏

夜 雨

是千萬隻纖指，

在時間底鍵盤上，

輕悄地舞奏麼？

讓守夜人，

不過分的寂寞了。

美妙的音樂，

靜靜地流在夜裏，

流到酣睡者的夢裏。

這是更新的日子的前夜，

不久一聲春雷，

將喚我們醒來。

給火伴們

「武四正」錄

有心拾起這塊異離的土壤，
就得將生命忠實於拓殖。

能有機會控劃紅墨於筆的人，
可算躍到了人生無上純至寶。

莫追憶往日那浮榮世紀，
將眼前這饑餓的日子，也建築在情願上。

鷄不鳴，天終竟昏沉，
當草青花放的時季，會放聲狂笑的。

一九四五、夏

燈

沒有什麼，

只有一盞燈。

惟有對燈發生愛慕，

才有蒼巖新的啓示。

每見燈花開了又落，

我意識到人間不好的徵兆。

趁生命之泉水未涸，

我將向燈窺視得更深入一些。

願真摯的人，
都能有一盞燈。

有燈的世界，
即使不發熱，也要發光。

胡琴

如今，

我也有拉胡琴的情趣了，
勿再說我是乏情人。

每當深夜，

月光一瀉千里，

我的琴之聲浪，

也一瀉千里啊！

識音的人，

是會覺得到的。

多少時候，

我的琴聲響了，

那綠林深處的

夜鶯歌聲也響了。

但我自己却跌入一個遙遠的夢。

溪水的嗚咽我是永遠不飲美的，

為何在生命的旅程裏，

他的旋律老是失却抑揚，

任誰淚的人，

永遠流淚。

一九四五，秋

雨中哀曲

——悼前驅者王魯彥

白雲的那邊

飄起了一支歌，

同歌聲，

爲什麼那樣淒楚。

蕭瑟道：

剛山在凝神，

水在鳴咽，

鳥兒伴着靜靜的林野，

也在低聲地悲訴。

啊！是你，前驅者！

倒下了，

不幸地倒下了。——

在秋雨霏霏的，

新秋底郊原上。

二十多個年代的晝夜裏，

血和汗的交流，

終竟在人類的心田上，

育出了無數智慧的芽兒。

如今，這芽兒將被摧拆了，

前驅者！你……。

園丁們長嘆一聲，

果樹莊莊頭的車頭，

這幼朝空翻一道圈：

「暴力啊！

我們要和你繼續搏鬥！」

向那些

阻碍人類進步底叛徒們搏鬥吧！

攫取光明一線，

獻在死者墓前？

（連位）

「前驅者！安息吧！」

一九四四，秋

無言的故事

蔡壬侯

橋

寒冷猶未消，

雪片打在橋上單衣工人的身上。

我厭惡自己穿的棉袍了。

你也是我的兄弟，

我的姊妹，

我們天天吃肉，

你呢？

你的面色黃得發青！

江上的水

今日開始了，

也許你會流到重慶；

柯根卻不能發音！

這裏橋上工人的影子！

二九年三月四日

原野放歌

啊！原野！原野！

你那樣飽滿的康健！

我怎樣感激你？

你的暴野的氣息

吹沸了我青年的感情狂熱！

你暴野裏的柔情的熱氣

喚起了我舊時的歡歌；

那裏是虛廢的日子呀，

我懷着悠長的回憶！

啊， 原野！

我愛看原野上的青天！

那種圓潤的白雲，

是潔白的象徵。

我躺在你無邊的懷裏，

流水就在我的腳旁響過，

我不要睡去，

因為我這已經是睡去。

我暴跳着身體，

任陽光來撫摩；

我不再需要溫和，

因為我不要去相信，

有錢的溫熱，窮的寒風，

窮的寒風，溫熱有了這世界，

世界也似乎都有了我！

啊！這世界！

你呼吸着暴野的氣息！

你呼吸着暴野的氣息，

你燃燒着幾千年的威風，狂熱！

一九一九年七月七日

泉

我怎樣去想像，

倚在你流泉之旁；

薰風因你起了無限的柔和，

吹醒了我心頭智慧之花。

我是不是在夢裏？

那樣默默地

你似擦着我的頰角而流去！

我認識你的默默，

那是一種深遠的時刻

我的心已似一塊浸在你

寒流中的青石，

你鏤上深深的花紋，

使我永遠把你的美麗記得。

我從沒有迷惘，

你的默默，教給了我深遠的期望；

那無比幽奇春之花呀，

願永遠傍着你流泉圖生長！

二十九年七月九日

鐵匠

胸前爆裂着火花，
火花爆發出希望。

你們的永不疲倦的臂膀呀，

馴服了鐵的剛強，

激起了人類文明

無人利用，

那曾經數百萬代的礦礦。

但是啊！你們的先驅者手裏呀，

懂得熔出了他們，

把荒原變成了另一副新的模樣。

你們的善良的面容，

還遺傳着你們先驅者的古風；

他們從沒有自誇過功勞的偉大；

你們也一樣地謙虛，

祇是默默地，不斷地

爲人類而辛苦你們自己。

但是那不斷的打鐵的聲響，

那不斷的碰撞；

還有那猛烈的火花，

你們的臂膀，

都已經替你們歌咏了

爲人類背曳着文明的偉大！

三十年四月廿一日 涪潭

螞蟥

桌上爬來一隻螞蟥，
細微的身材，
鮮活的小玩意。

我已舉起了手，
打算一下，是的，
一下就抹它成一粒灰泥！

但是它無畏地挺起了觸角，
這百萬年前與宇宙鬭爭的勇氣，
軟弱了我的殘酷。

無數前代的地球的主宰，
從恐龍到一百萬年前，

稀雄森林的半猿類，

留給我們的祇有地底化石的骨骼，
一些些可憐的片段與殘塊！

小小的螞蟥，

也歷過冰河的前紀，

也歷過洪水激蕩的流離，

但還與首千萬年來，

依然有它們的世界！

學習它們的忍耐的勇氣，——

這一代的戰爭，

要我們記取螞蟥的聰明。

殘暴不會存在，

那猙獰的氣焰，

螞蟥們會取笑：

這無非是一點點蠢寵的醜態！

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寫於

野山夢境

我尋見一朶杜鵑花，
在這幽靜的山谷；
無邪地開放。

紅色的花瓣，
啓示了我，
久已收斂起的
年輕的心腸。
她悄悄地對我，
我默默地望着她。

天上沒有一片雲影，

四圍寂靜無聲。

我悠悠地喚喚，喚喚，

像一隻鐘擺的搖動。

第一我問靈魂來嗎？

我於是有了一夢境，

恍似拉開了，

那永不可到達的天堂。

三十四年五月續稿

給熟睡街頭的流浪兒

孩子

你是多麼地善良：

沒有怨恨

沒有聲息，

躺在人家的階石下。

你蜷縮着那小小身子，

兩隻黑黝硬的小手，

抱得紧了焦黃蓬鬆頭髮的頭，

悄悄地睡熟了。

你的衣服完全破爛，

露着的手臂，

也是又乾又黑的。

我偷偷地從你的旁邊經過，

確是十分小心，

而且十分虔敬。

你像皇帝陛下，

肆無忌憚地睡着。

你漠然耳邊聽車輪，

你不關心誰的腳步聲。

在你的枕前，

沒有賣的，

也沒有賤的。——

我知道有一個世界。

將在等候你！

三十四年五月七日

河上短曲

像修竹臨着小河的水平靜，
我把靈魂交給自己的良心。
這就不會再有煩躁，
因為惟有的良心才能映出
自己靈魂的純潔；
猶如小河的清水，
才能映出修竹的美好。

三十年二月二日

無言的故事

杜鵑花開遍在山裏，
血紅的，血紅的。

熱視養你！

無言的美是寶貴的；

無言的刺激；

也更有熱。

杜鵑花迎着暮春的

午夜的陽光，傻笑；

人啦，疲乏了。

走在前頭的王小虎，

十五歲的孩子，

忽地響起了一句話，

送別時，父親的叮嚀，

——孩子，去吧……

造火車路，

運軍火，

打日本呀，他們說，

不做亡國奴！

太陽剛下了西曬，

他們，浩蕩的一隊，也下了這座

連綿四十里的長山。

遠遠地看得見一條長堤。

是將後鐵軌的路基，

迎面奔來。

從這裏還要牠

不斷的奔下去，奔下去，

穿過長山，

要牠打通，啊，打通

川滇交通的煩難！

隊長是縣裏建設科的盛科員，

風雅地彎了背，

青面孔露出黃牙齒，

顯出又貪又蠢的怪態。

他摸出個哨子，高吹了一聲。

哨子停下，

他說：

——馬上跟我去領工人！

大家老實地接過一根扁擔，

一把鐵，一對結着繩子的篾篾箕。

是的，他們爭着要跑向

棚子那邊去休息了；

——狗躁的，跑什麼！

隊長狂吼起來，怒着兩隻眼：「呸，

——聽：還有話，聽分配「土方」！

大家懶洋洋地，集攏來，

老實地看着他，

身體則半倚着扁擔

——每人每天挖二方，我逐日

要來查的。

聽見嗎？

有誰偷懶不好，

坐牢！

盛科員裝了一種很有威權的姿態，
雖然他還是文雅地曲着背。

——馬上就開始！

他補充了一句，便揮手

讓工人散開；他們便

牛馬一般地動着。

晚上，星星沒有給人以安慰。

王小虎第一個鑽進了

作為他們睡眠用的棚子間。

兩張草薦交搭成一個棚。

地上鋪着稻草；

人呢，

就放身在這上面。

小虎聽得隔壁棚子裏

鄭八的嘆聲：

「——天啊！叫人就這樣睡了，

……骨頭……咬痛……痛……

四毛錢一天……我有家呀！

咬痛……骨頭痛……

小虎已經很倦了，

他無力再聽下去。

從身傍理起一把草來

向胸前一蓋，

呼呼地做起夢來。

西南的四月的天無

夜間的溫度

還不足來薰暖大地。

小虎祇穿着，自己的

唯一的衣服

一身好幾處破洞的

藍粗布短衫褲。

胸前的一把草

僅足以安慰自己

像是有丁禦寒的東西。

他就是幾次地

被寒威

從夢裏喚回。

最後的一次，

夢神的軟翅已失了效，

年輕的小虎失起眠來。

他把小拳頭

捏緊了擺在胸前，再

縮起兩條腿，

和寒威決賽。

他微微地睜開眼，

看見了

黑而重的夜罩着世界。

他想起母親。

是的，家裏祇有一條



積滿油污的破棉被，

夜夜撫蓋着

父親，母親，小妹妹

弟弟和自己。

——但是這是一條多麼

溫暖而慈愛的棉被啊，

他想。

他在那裏面

至少要睡到太陽高掛，

被他的父親用一隻脚

粗笨地踢醒來。

有一天

小虎忽然發現了一點奇蹟，

自己接過兩方土

也從前像『是』大了許多。

是不是盛科員量錯了尺？

你看，隔壁？

陳世兒子的兩塊，縮成了兩滴！

他不敢問一句。

是的，母親不是摸著他的頭

說過『吃虧就是便宜』？

況且，問問題，總要觸怒

盛科員的官脾氣；

他於是想

器量大是美德；

就很忍耐地把兩方土挖出。

但是，明天和後天，

還是要他去挖

較大的土方。

隔壁的陳世，

則顯得十分謙虛

他永遠是小小的兩滴。

忍耐終有限度

好像一瓶水已加過了瓶口。

午飯的二十分鐘休息，

小虎吃着「包穀」粉，

慢慢的走近陳世。

「喂，「你家」(註)怎麼……」

運氣好啊？

天天兩塊小的！

陳世吃的是白米飯，

飯上還堆着三片醃菜。

他掉過頭來，

不好意思地一笑：

——嘻嘻，嘻嘻，我也瞞不得！

小虎便在夜間去問鄭八。

——笨啊，

鄭八咬着烟筒，

眯起一隻眼；

——你也可以少挖，

錢

把錢買盛科員。

像是聽了一個神話，

小虎睜大了眼睛；

他想起：

「孩子，去吧，

造火車路，

運軍火，

打日本呀，他們說

不做亡國奴！」

冷，飢餓，還有

過分的勞做，

沒有發育完全的小虎，

有一天

引起了病虎的疑忌。

他忽然覺得

自己的身軀

像點着了火，狂熱。

真確不測那個小棚，

他倒在草上呻吟，轉側。

——轉側——

沒有回答。

祇有鄭八

夜間給他一點水

但是白日的疲勞

鄭八不能不苦惱

自己的休息，

他總是伏牀，就

走回自己的棚裏。

古代有仙女燈雲芝的慈悲，

小虎出世得太遲，

牠惟有聽着病魔的擺佈。

病像寒冬湖裏的薄冰，

一日比一日凍得更深。

牠有一夜，忽然

對着鄰人，

自言語：

「婆婆，婆婆呀！

你婆婆她激動着

每一縷鄭八的神經纖微，

他像聽到了一個鬼魂的哀求，

八萬根寒毛倒豎着發抖。

他拚命地吸了一口烟，

惜這一抹微光，

他瞥見

小虎大張着眼瞜，

身子跳了一跳，

便不動了。

鄭八的鼻部，

似覺着吸進了酸醋，

不，

像別人給了他一拳。

眼淚便從眼球的周圍
不斷地包聚攏來。

——小虎死了！

他狼狽地抖了一震，
但是殘酷的寒夜，
並不給他一個回答，
即使是嚴的回聲。

三十一年四月十七日夜十一時昆明

「註」：雲南人稱對方曰「你家」。

啓明星文藝叢書

四心集

作者：

雪舒

子殷

荒沙

蔡壬侯

編者：

啓明星文藝社

出版：

遼義步校印刷所

經售：

遼義晨報日報門市部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出版

82
11757

